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

不与红尘 结怨

Mimi Fleischman

BUYUHONGCHEN

JIEYUAN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黄美之 著



黄美之 著



90221513

不与红尘结怨



太白文艺出版社

712.6
1038

5312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与红尘结怨/(美)黄美之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0. 1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于青等主编)

ISBN 7-80605-849-4

I. 不… I. 黄… II. 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802 号

不与红尘结怨

黄美之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岐山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849-4/I·736

定价:13.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22405 电话:0917—8587003)

黄美之简介

黄美之，原籍湖南沅江，成长于长沙市及湘乡县，肄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历史学系，一九四九年去台湾，因一种超出她能了解的原因，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被幽禁十年，幸她天性乐观敦厚，获自由后，仍能有积极的生活态度，曾任电台编辑、国际劳工组科员，一九六三年，与美籍傅礼士（Fleischman）先生结婚，婚后随夫驻非亚各洲。一九七二年始回美国定居，曾服务于美国邮政局资料室。

黄美之作品散见于台港星马及美国华文报纸杂志。著有游记《八千里路云和月》，短篇小说集《流转》，散文集《伤痕》。一九九六年五月，曾受美国优科乐士写作坊邀请，驻坊写作。



书 前 小 引

文友兼好友——女作家黄美之的新书《不与红尘结怨》要出版了，承她嘱序于我。但才远游归来，甫卸旅装，风尘满袖，我实无以应命，感于她的盛意，只有谨缀数语，将这本好书向远近读者朋友们作一介绍。

犹忆和美之初识，是在第二次亚洲作家会议时，那会议是二十多年前于台北举行的，由现居洛城的小说作家王蓝先生和当时任笔会主席的林语堂先生主持。记得那时才获诺贝尔文学奖未久的川端康成先生也远道与会，一时冠盖云集盛况空前。

美之那次是以国外华文作家身份参加的，和林海音姊及我相逢于此一盛会的酒会中。彼此在作品中久已熟谙，是以一杯在手，相谈甚欢。

她正值青春华茂，热诚谦和，给人的印象是一片春光，一团和煦。其人确如其文，恬美，温婉，焕若春华。

她有一双剪水双瞳，能洞察一切；有一颗敏感的心灵，能体会一切；在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中，能发现其平凡中的不平凡处，更以她心中的温爱，炙照近远，使人间诸象，发出了熹亮。

我们倘将她的作品，加以详读深研，更感知她能将自现实中摄取的素材，纳入哲学、宗教的思维，言近而旨远，引我们来到一幽深境界，当我们与她的文学意念心谋，融和无间之顷，宛如潺缓的水波，偎近了睡莲，那一股文字与隽永的譬喻、音乐的节奏、鲜明的色彩凝成的淡淡芳馨里，美在其中，爱在其中，仁厚的精神亦在其中。使我们浑然忘却了人间的风雪塞途，而听到一丝优美的袅袅的琴韵，悠扬于晓风新梦之中，渗透了心灵深处。

愿读者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以水墨、以感情写出的内容纯真的好书，仔细探索，仔细回味，必然有所获得，在那富于深情的境界中，憬然有所感悟。

◎张秀亚

目 录

书前小引 1	卷一·伤痕 3	梦影亲情 11	幽谷足音 37	我的红色塑胶番茄盒 47	卷二·时代 47	我的母亲吴家瑛 47
53 杜神父的教育事业	57 大家小传记哈雷	63 表舅大人成舍我	71 山洪暴发的时候	77 记优科乐士写作坊	83 徘徊于古战场之怀思	

印第安人的乡土情	……	91
陪审记	……	106
阿香地族的凳子文化	……	119
十三点领会与边缘作家的寂寞	……	127
彩云满天空	……	132
诗与诗人的年龄	……	138
雨中行，又见张秀亚	……	143
一只彩色斑斓的蝴蝶	……	149
雪梨弦韵	……	154
传奇都会——上海	……	157
悲情城市——金边	……	162
忆太湖春游	……	167
卷四·红尘	……	179
残荷	……	179

离开妈妈的时候

.....

181

与诗人同行

.....

185

想当年

.....

190

情系黄缎带

.....

197

玫瑰花车

.....

201

番薯粥

.....

204

街头

.....

206

208

.....

一樽无名酒

210

.....

瓶子帮

213

.....

今日牛郎

217

.....

男人与耳环

220

.....

一位艺术家的葬礼

225

.....

树摇风不息

228

.....

我要去坐喷气机了！

卷五·景志

火车情结

.....

258

几见中秋月

.....

254

理还乱之思绪

.....

249

塞上春光好

.....

245

白厅堂

.....

240

椰雨缠绵

.....

232

316

.....

法蒂玛村朝圣记

308

.....

那年，我游了安哥洼

302

.....

墓石镇的不涕山

293

.....

东非肯尼亚的维多利亚湖

282

.....

城墙、城堡、城楼

274

.....

死谷之春

267

.....

山山难忘

后记

.....

325



卷一



伤
痕

梦影亲情

太阳透过窗帘，照在桌上父亲镶金边的小相片上，浮动着一汪金色的流光。对父亲的眷恋、悲痛，已因时空的距离变得模糊了，而那一场梦，却仍十分明晰，即算此刻是在赤道边缘的艳阳天里，那梦也没有迷蒙，没有失落。

那些年头，运气很不好，七上八落的就和姐姐进了监牢，在监牢中无事可做，白天坐着做白日梦，晚上更是梦中有梦，这样倒也打发了些无聊烦恼的岁月。这样过了四年吧，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情，只是偶尔看到××报影剧版上有一段报道，说一部新影片即将问世，是描述震惊全球的国际间谍及黄氏姐妹的故事云云。我和姐姐看了，心中十二万难分难过，已经这么些年了，以为外界早已把我们忘记，现在却又无端端的提起来做什么？顿时疑惧丛生，我们虽互相安慰，但实在是很可怜的，痴痴呆呆的有好些日子，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我做了这个梦。

我梦见和姐姐去看顾正秋的戏，似乎是戏快散了，我和姐姐先从太平门出来，就看见爸爸站在对门的一座骑楼下，梦中也知道很久不曾见到父亲了，又惊又喜的跑了过去。

“爸爸，爸爸，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和姐姐都这样问他。

“我不放心你们，所以特来看看。”爸爸说。就在这时，我清清楚楚的看见父亲眼中的红丝与泪水，但我并没有难过，因为太高兴见到他了。

“你住在什么地方？”我问，似乎没有理由这样问，但在梦里，我是这样问的。

“啊！我就住在附近的旅馆里，听到要散戏了，就快来看看你们。等下你们又坐谁的车子回去呢？”父亲很慈祥地问我们。

“坐蒋伯伯的吉普车回去。”我们说。父亲的手开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仍穿着那件咖啡色呢大衣，我们却像小时候那样，在父亲身边跳着转着。突然，我一抬头，看见骑楼上一个约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拿着一枝青叶茂盛的桂树枝，来回的在爸爸头上拂着，爸爸直挺挺的站在那儿，那亲切的爸爸就突然与我们有了距离，我轻轻的呼唤着爸爸，爸爸，就醒了，醒后满怀凄切，不胜怅惘。

第二天，我把这梦告诉了姐姐，凭我的第六感，我深信这梦是有其意义的，因为自我坐监以来，几乎从不曾梦见过父亲。对于父亲的健康，我们绝不怀疑，因为母亲来信总是提及父亲说什么来的。父亲不给我们写信，母亲也早已告诉了我们，因为来台后，右臂生了风湿病，不能提笔。我们学会了圆梦测字，那么把顾正秋的顾解释为见佳，入秋见佳。这是好的，戏快散了，就表示我们快回家了，太平门出去是表示很平安的出去，至于那个女孩拿着青的桂树枝，比较费解。不过青色总是表示清吉，爸爸定是清吉平安，而且爸爸别字桂荪，当然很切题，桂在头顶上即是桂冠，也许爸爸作了很多好诗，快要做桂冠诗人哪。愈想，愈觉得这梦是吉利的，只

是不明白我们回去时坐哪个蒋伯伯的吉普车，哪一位老人家可以称蒋伯伯哩？直往好处想，不竟然就变得十分快乐了，实在也没有什么使年轻人恒久悲伤的。

数年后，我们十年的刑期满了，但公事仍在辗转进行，我们一直被关在保密局。局里的长官怕我们见到期仍不释放，可能会发精神病，他们一向都很爱护我们，就在到期的那天，把我们搬去台北。他们刚盖好一幢办公室，尚未启用，就让我们住在那里。门也不上锁，也不派人看守我们，而且还去接了我妈妈来与我们相见。

妈妈由一位朋友扶着来的，她比十年前老了很多，我们娘女抱着哭了一场。

“爸爸为何不来？”我和姐姐问妈妈。

“爸爸说，还是等你们回去再见面吧，在这儿见面更伤心。”

我们心中虽难过，但一想即将到来的自由，也就不太伤心了。

过了两星期，公事批了下来，我母亲为我们找保人去了，我们就要那位替我们送饭送水的老班长代我们去买两双太空鞋，而且指定要大红的。那班长认识我们已有多多年，就量了我们脚的大小，代我们买了回来。鞋子红艳艳的，上面还有一朵金花，我们高兴万分的，像从没穿过皮鞋的乡下人一样，在房中来回的走着。穿了十年的木板鞋，突然换上轻巧的太空鞋，真像腾云驾雾似的，两人正觉得有趣，谷组长来了，他告诉我们，刚才接到电话，我们的保人都已找到，我们的妈妈即刻前来接我们回家。我们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忙要把一些日用品塞进旅行袋去。谷组长道：

“你们且慢着清东西，我有一件事情告诉你们。”他脸上的表情十分木然，声音也十分严肃，我和姐姐的笑声立刻消失，血也冻结了，天啊！千万别说我们还需要等待呀！

“恭喜你们从此获得光明。”谷组长倒像是先打了腹稿来的：“但在你们回家的前一刻，必须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使你们心理上有所准备。”我们勉强平心静气的听着，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幸呢，已经坐了十年牢哪！还要怎样呢？我们愣愣的看着他，啊！只要他不说不让我们回家就好啦，耳朵里轰轰的。

“你们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他低沉的说。

“什么？”我不相信我的耳朵，因为耳朵里更加轰轰起来。

“你们父亲已经死了。”谷组长提高了声调，慢慢的又说一遍。

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再是真的了，连那一向对我们慈祥的谷组长，我也不认识他了。古今中外也没有什么不同了。

“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姐姐十分胆怯的小声问。命运为何如此作弄人呢？我们已获自由，而爸爸偏偏这时死掉。命运之神啊！你为何要找我两个女孩开玩笑，我瞪大眼睛看着谷组长，看他会不会撒谎。

“已经九年了。”他说。

九年？唉！这样漫长的岁月，可怜的母亲，她是怎样一个人熬过来的？那样苦心的瞒着我们，而那些与我们朝夕相对的看守先生，若无真正的同情心，也万难对我们守口如瓶九年，一时世间的冷暖都塞在我心里。

“老班长却帮我们买红鞋呀！”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新鞋子，不适当的唠叨着。

“已经去世九年了。”谷组长温和的说：“红鞋已可以穿